晉綏日報

中華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第一六七五號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尋人啓事

王長庚同志（王英傑）

河北安國縣東佛落村人，自四〇年參加冀中二十九團後，至今無音訊，現家中來信找你，望你速給家中去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亦望告知，信交陝甘寧聯防軍步兵學校賀啓文轉。

賀啓文

趙魚胞妹：

係陝北甘泉人，現年十七歲，原在延安第二保小求學，自撤退後情況不明，現在何處，希速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亦請來信。

嵐縣營坊軍官團　趙忠
十二月五日

興縣石盤頭等村貧農團
村蓋子操縱了領導權
李家灣行政村貧僱農大會揭露後
當將那些壞蛋撤職並決定查成份

（興縣訊）自本月五日起，李家灣行政村貧僱農舉行三天大會，深入檢查幾個月來的工作，會上揭露了石盤頭村，在工作團王全茂、李登秀領導下，把能說會道、溜勾子的舊幹部陶自錄、牛文成等當成「積極份子」，使他們掌握了貧農團的領導，壓制羣衆。程家梁貧農團主席劉金堂是一個舊幹部（中農）；大坪頭貧農團主席劉相成，雖是貧農，但實際上是舊幹部通過貧農來掌握領導；河兒上則公開打擊貧農團，使貧僱農當不了家。這次貧僱農大會，以此爲中心，經過討論後決定純潔組織，重新審查貧農團成份。會上把石盤頭舊幹部陶自錄開除黨籍扣押，貧農團副主任牛文成撤職查辦，大坪頭貧農團主席劉相成、月兒塔貧農團主席郭猴四撤職審查。最後並改選代表，組成新的代表會，領導各村一切工作。現將石盤頭貧僱農在大會上揭發該村村蓋子舊幹部竊據貧農團領導，壓制貧僱農的情況報導如下：

工作團王全茂等
竟爲村蓋子撐腰
兵痞也參加了貧農團

會上，石盤頭貧僱農指出：工作團王全茂、李登秀在時，把能說會道的舊幹部牛文成、陶自錄、牛務五，及兵痞李自周、李有周等認爲「積極」，都吸收參加貧農團。貧農團的正副主席，表面上是貧僱農，實際上卻是個樣子。陶自錄、牛務五（都是中農、舊幹部、舊黨員）一貫是統治該村的村蓋子，陶某曾任行政村抗聯主任、村長、合作社經理等職，該村的硝廠、紡織、麵房、粉房都是陶執掌大權，牛務五是他的幫手，幾年來欺壓羣衆，貪污很多，合小米二十餘石，並霸佔村周圍的硝土，不准貧苦羣衆掃硝。土地改革中，陶、牛二人主意，當後台老闆，指使牛文成（貧農舊幹部）竊據了貧農團副主席，壓制貧僱農。工作團叫陶自錄和牛務五幫助工作，担任保管委員和牛文成並主張叫富農牛意子（原訂中農）也保管鬥爭果實，由陶總攬興籌，掌握領導。訂成份時，在這批人掌握下，將陶自錄訂爲貧農，羣衆本來不滿，因工作團爲這些壞蛋撐腰，也不敢說話。兵痞李自周、李有周和曾任副村長的李虫兒（舊黨員，與惡霸候二子相好）是弟兄，過去在村裏常挑撥是非，他們也參加了貧農團，並利用親族關係，結成一把子，打擊貧僱農。李自周爲了取得工作團信任，曾有意抓了陶候年、牛找來等的賭。並對貧農田王林說：「他們積極，工作團那裏吃得開，抓了他，看誰好。」田王林將這事告訴候年，即被加上挑撥罪名，將田開除出貧農團。

舊幹部、兵痞、惡霸
掌握村中大權
貧僱農受打擊

自從工作團走後，這些壞蛋更肆無忌憚，村裏沒有解決的問題，牛文成都主張擱起，和陶自錄背後商量妥當，自作處理，掌握村中大權。在分配衣物中，有些貧農團委員們（很多是羣衆選出的新幹部），主張先開貧農團會議決定，但牛、陶藉口快分，就召開農會，結果，陶自錄從中多分了衣服。貧農提議早日分配傢具等，牛亦拒絕，擱至現在未分（已知丟掉鍋子，手續尚未弄清）。徵收富農長餘財物時，大部貧僱農主張按實際計算，不退出就鬥爭，但有的主張由富農自報。副主席牛文成故意不給解決（停止一天會），壓低羣衆鬥爭情緒，引起貧僱農不滿。第二天，兵痞李有周、惡霸牛猴二子（在土地改革中未提出清算）即趁機在鬥爭會上，反大罵那些委員們是「包庇富農，倒藏東西」，舊幹部李虫兒也趁機對那些委員們故意捏謊挑撥，委員牛在眠去支差，李虫兒就造謠：「牛在照借了鬥爭果實五十萬農鈔。」這些壞蛋，用這些無恥的辦法，挑撥離間，富農也從中搗鬼，因此曾發生這樣的事件：老中農陶奴孩買了貧農白根小的麥稭，既不交價，又不承認短白的錢。中農郭奴提搬移鬥爭果實，隨便搗壞織布機，富農牛猴紅竟竊盜赤貧李恩德的財物，會上貧農團主席牛猪牙說：『這些都是王（全茂）李（登秀）二科長看得起的人！』王全茂調走時，還認爲陶自錄「能幹」，提議要帶到工作團當記錄。（按：當時對任用舊幹部問題，工作團內部有不同意見，但王全茂對這些同志的意見未加理睬。）

扣起村蓋子惡霸後
貧僱農起來審查內部

這次，全行政村貧僱農大會開始時，石盤頭貧僱農仍不敢大胆揭發惡霸和村蓋子陶自錄的罪惡，經大會撐腰，扣押起來，才敢揭發出來，當場開除陶的黨籍，退出全部貪污和竊取的鬥爭果實。惡霸牛猴二子經全場貧僱農鬥爭後，送政府判處徒刑。貧農團付主席牛文成撤職查辦。會後，石盤頭貧僱農自己起來審查內部，首先檢查新幹部，貧農團主席牛猪牙雖然老實，但沒主張，肯發脾氣，改任副主席，委員馮玉山，能站在貧僱農立場上熱心工作，鬥爭堅決，當選爲正主席，委員王左生不關心貧僱農利益，不熱心工作，這次落選，熱心爲貧僱農辦事的牛虎多選爲委員。審查貧農團員時，將三個不是貧僱農思想的開除出去。主席馮玉山說：「舊幹部村蓋子不推倒，咱們永遠不能抬頭，現在咱們團結一條心，幹吧！」（張智、仁敏）

中共西北局決定
陝甘寧 晉綏 銀行、貿易公司合併
成立西北農民銀行 西北貿易公司

（新華社西北十六日電）爲推進西北解放區財經工作，中共西北中央局頃決定將陝甘寧邊區銀行與晉綏農民銀行合併，成立西北農民銀行，陝甘寧貿易公司亦與晉綏貿易公司合併，成立西北貿易公司，兩者在組織領導上，合而爲一。任喻杰爲行長兼經理，劉卓甫爲副行長兼副經理，史唯然爲監委兼政治處主任，各分行公司正副行長兼經理，亦經命令委任。

徹底平分土地與婦女工作的任務

鄧穎超

兩年來，解放區的農民在我黨領導之下，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獲得了偉大的勝利，成千萬無地少地農民與廣大農村勞動婦女，都捲入了這個運動，他們摧毀了鄉村裏數千年的封建勢力，他們不僅獲得了土地和生產工具，而且大大的提高了階級覺悟和政治積極性，因此，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翻了身。特別是勞動婦女的偉大力量，在這一運動中，更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她們在土地改革運動的各種反封建鬥爭中，在生產戰綫上，在支援前綫與担負後方勤務工作上，以及在農村裏代替男子的各種工作崗位上，都表現了前所未有的規模與英雄的姿態。在鬥爭地主時，她們的訴苦往往起了帶頭作用，在追索地主浮財時，她們往往在一般人易於疏忽的地方，仔細入微地擊破了敵人的詭計，甚至在有些地區，男人在前方打蔣匪，女人在後方分田地挖蔣根。有些地區，廣大的婦女成爲生產的主力軍；有些地區，勞動婦女在鄉村中已站在當權的地位；有些地區，婦女在支援前綫工作如做鞋、縫衣、磨麵、碾米、短距離担運、看護傷病員等工作上，也都做了重大的貢獻。這些，都說明了婦女是改革土地制度和愛國自衛戰爭中一個不可忽視的極重要的力量。因此，在土地改革中發動廣大勞動婦女羣衆來積極參加，實在是整個運動中不可缺少與極重要的組成部份。事實告訴我們，不發動農村勞動婦女羣衆參加土地改革，就不可能徹底完成消滅封建殘餘。

但解放區各地黨對於發動與領導婦女羣衆參加土地改革，除個別地區有明確的認識，並主動地有意識有計劃地予以注意外，一般說來，還重視不夠。在大多數地區，婦女工作仍是被忽視的，自流的，沒有領導的。因此，全國土地會議在總結兩年來土改的經驗時，着重指出，今後爲了徹底平分土地，消滅封建勢力，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必須提高與加強婦女工作。

最近，我黨中央公佈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它根據農民的要求，及土地改革的經驗，規定消滅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這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土地法大綱之公佈，將要在全國特別是在解放區千百萬農民羣衆中，掀起更熱烈更雄偉的土地革命運動的高潮。各地黨委必須吸引廣大的農村勞動婦女積極參加這一偉大的革命運動，號召婦女羣衆爲了自己的解放，與廣大農民密切團結在一起，以便組成一支強有力的隊伍，去展開及貫澈土地改革運動，完成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

因此，全國土地會議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根據各解放區土地改革的經驗，會着重指出當前婦女工作應特別注意下列幾點：

（下接三版）

洪趙、靈石我軍
殲搶糧閻匪九十餘

（新華社呂梁十七日電）洪洞流亡閻匪百餘，於本月六日分兩路犯我洪趙五區邊緣吳村、太間（萬安南三十餘里）搶糧，我某部聞訊前往設伏，待敵進入我伏擊圈，經二十餘分鐘戰鬥，被我全部殲滅，斃傷敵二十一名，俘閻匪洪趙縣長兼保警大隊長樹祥、政工團長以下二十五名，繳輕機槍二挺，步槍十八支，擲彈筒一個，子彈五百餘發。我無傷亡。

（新華社呂梁十七日電）閻匪四十五師一團，於十一月二、三日進佔我靈石邊緣窯原、羅舖（雙池東十里）某村，瘋狂向附近各村搶糧。我某部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拂曉配合我另一部隊打擊該敵，我進入村內，敵才發覺，激戰一小時，我佔領羅舖，敵向東潰逃，我追至牛郎嶺，共斃敵排長以下三十餘名，俘敵十六名，繳獲輕機槍四挺，步槍六餘支，輕砲二門，砲彈三十餘發，子彈八百餘發。（斬獲祥、師）

康寧鎮行政村首次分配果實
按貧苦程度短甚分甚　貧僱農要求得到滿足

（興縣訊）三區康寧鎮行政村於十三、十四兩日首次分配果實，按照「短甚分甚，首先滿足貧僱農要求」的原則，進行了被褥毯毡的分配，檢查結果，貧僱農的要求已達滿足。分配前，先在十二日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上進行討論，確定了全行政村的分配原則爲：按照各自然村的貧苦程度，抽肥補瘦，統一分配。高崖灣是果實較多的村子，有被子二十八床、毡子三十八塊、褥子毯子十九件，但本村僅有貧僱農十戶，人二十八口。格老灣村貧僱農人口和該村相似，但被褥毡毯總共只有十一件，高崖灣代表王候毛說：「我們高崖灣贊成和外村統一平分，要是把我們村的果實全分給我們村，我們當了富農還有長餘。」楊塔溝代表郭世海說：「總要村村顧慮到，誰家也不能叫吃了虧。」具體分配辦法，是先以中貧農人口作爲標準（平均每五口人分被子一床，六口半人分毡子一條，十五口人分褥毯一塊，再看各村中貧農人口比例多寡、（編者按：應該按各村中貧僱農缺毡被的人口作比例，這樣才不會發生人口比例上的矛盾，給各村搭配毡被才會更公道。）村子貧苦程度（毡被缺少程度），確定各村應分數目，進行抽肥補瘦。如劉家莊、閻羅坪、格老灣、楊塔溝四村中農數量大於貧僱農一倍以上，韓家溝則貧僱農多於中農三分之一，其他各村中貧農比例大致相似；再從村子貧苦來說，格老灣是全行政村最貧苦的村子。根據上述情況，將全行政村三百零二床被子、二百三十一條毡、一百零二件褥毯，分別確定各村應分數目後，高崖灣、康寧鎮、楊塔溝、胡家莊四個村子，抽出了長餘數目，補助了格老灣、李家灣、張家崖、樊家灣、韓家溝五村的不足。代表大會討論回到各自然村後的分配原則爲：短毡分毡，短被分被，首先滿足貧僱農的要求。並確定各村先開貧農會，討論貫徹上述原則。十三、十四兩日，全行政村十三個自然村已有十個分配完畢（劉家莊、閻羅坪尚未分，楊塔溝已分，但未檢查），各村採用辦法大致相似。李家灣在討論分配時，貧農衛孩說：「把咱們老掌櫃（告農民書）請出來再唸一遍，看上邊說的是照顧那個程度了不要走偏了。」聽了「告農民書」，大家研究下的辦法是：底底上的人多分，一拍拍上的少分；人口多的多分，人口少的少分；沒有的分滿足，短少的補滿足，夠了的不再分。按上邊討論下的辦法，先分毡子，把貧僱農與新下中農（老貧農）原有毡子進行了解，然後分定數目，抽出三個人進行搭配，最後大家通過分開。貧農樓西有家中已有四條毡子，他說：「原來有的四條毡已夠用，再給我分是不合理的，還是讓沒有的分，短甚分甚，這辦法就公道，分到別的上，我沒有，我還不是也能滿足。」胡家莊代表孫買拉說：「我們村裏的分配，是先儘底底上的貧苦人分滿足，再給上貧農與下中農分配，分的也滿意了。」現十個自然村分配結果：共分得果實者四百八十口，一百四十九戶，其中貧僱農一百二十五戶，新中農（老貧農）二十四戶（其中有個別老中農）。分配後韓家溝赤貧王還世說：「這一下鋪蓋是分滿足了，貧僱農不差甚都也能趕上中農的鋪蓋了。」寰慈子的老婆滿意的說：「每（往）日睡下涼的怎麼也等不到天明，夜（昨）日睡下覺也不覺到明了。」

檢查分配結果——漏了的自動補報　未滿足的再分夠

分配後召開了各自然村代表小組組長聯席會，進行檢查分配結果，在檢查前，寺坡底青年代表劉還世說：「我們村統計毡子時漏了兩塊，看那村不夠，可以拿去。」油房溝代表王油氣報告他村統計時漏掉了閻家莊（另一個小村和油房溝一個單位）的七塊被子、六條毡。樊家灣代表高栽根說：「我們村在分配時發現兩條褥子沒有登記，看那村少了給那村補上。」接着各村報告了分配情況，大家一致認爲沒走富農路綫，「走了貧僱農路綫」。檢查結果，高崖灣、康寧鎮、韓家溝、油房溝、寺坡底、樊家灣等七村已得到滿足，格老灣、李家灣兩村毡子已滿足了，但被子尚不滿足，張家崖被子滿足了，但毡子尚不滿足。格老灣代表提出他村只有兩家下中農無法解決，再有兩條被子就夠了，當即決定給補充被子兩條，並將上述遺漏的毡被，分別補充了三村的不足。李家灣代表白喚珠說：「照這樣補充下來，沒說事，都滿意了。」（健）

五寨觀音殿支書　是奸偽惡霸
群眾打倒了「南山王」

（五寨訊）十一月初工作團到六區觀音殿召開全行政村貧僱農大會，宣讀「告農民書」後，群眾自動將該村支部書記奸偽異己份子惡霸沈永厚扣押，並於十一月十四日開會鬥爭，將沈逆當場鎮壓。沈逆係該行政村所屬且溝梁人，富農惡霸，群眾稱他「南山王」、「攔路虎」，三八年任農會秘書，三九年混進黨內，是年秋敵佔五寨，沈逆即出面「維持」敵人，四二年又與我接聯，未經審查即恢復黨籍，任農會秘書，四四年並「提拔」爲區委。（是什麼人給「恢復黨籍」與「提拔爲區委」的？——編者）去年因自私被撤職，仍任觀音殿行政村支部書記。在鬥爭會上，群眾控訴他包庇地主、殘害群眾種種罪行：敵佔時期，沈逆給敵人組款，給敵人送情報；把他本家地主沈五郎劃成「中農」，把漢奸地主沈存漢財產和女人隱藏起來，不上戶口；替鼠逃亡地主沈暫，逃到他村，背認是「本家」，並說成「貧農」，給調劑好地耕種。在公銀上，也照顧地主，自己不出，地主少出，一切負擔落在窮人身上。四四年春，沙灣僱農喬鵬成放哨，回家取棉衣，正遇沈逆路過見沒哨，馬上把喬吊起，關進牛圈裏，圈裏牛糞糊有一尺深，不讓穿棉衣，將圈門上了封條，不許吃飯，喬鵬成，就吊死在牛圈上。沙灣僱農常二娃，去年叫富且的女人招嫁回去，請沈逆吃了白麵還不算，硬要五十斤白麵，幾十斤油，三娃給不起就罵：「女人不是好摟的，不花錢（當地罵人的的意思）不了你不算！」最後三娃氣得沒法，回家哭了一天就服毒死了。今年正月，霧溝馬二孩媽到且溝樂住親友，被沈逆看上眼，憑上「幹部」地位，就把那個女人硬霸走了。他家住在溝口，看到揹柴馱柴的人就去攔截，頂窮的扣下斧繩和柴，稍有的罰錢。僅黃土坡就有十幾個貧僱農都被他扣了繩斧及被辱罵過。雜民潘老公，沈逆硬把他訂爲「中農」（其實是貧農），上頭說減貧苦抗屬的公糧，他給地主減了，潘一顆未減；潘開下荒地，沈逆說是要「改革」，把潘的好地「革」出他種上，調給一些壞地。雜民辛旺成開下幾垧荒地，他就眼紅，下雪天就把旺成全家趕出村。（陳炳、杜國茂、閻鳴）

代縣縣府紡織廠
毀住院門窗櫥櫃當柴燒
經理李宣堅持錯誤激起群眾憤怒，批評鬥爭後，賠償損失一部。

（代縣訊）縣府建設科領導之紡織廠，自移居富村後，即借居逃亡地主郎喜生院內，當時由任儉任經理，便常擅自燒用住院內殘存之木料，李宣接任經理後，更將房內的櫥門窗劈毀用以煮飯引火。此事被貧僱農郎明明發現，於二十九日特召開農會解決，並將李宣叫到會場，貧農李三埼向李宣嚴詞質問：「地主的全部財產，已屬於全村貧苦群眾，紡織廠將房屋之門窗等破壞，將來貧僱農分到這些房屋怎樣居住？」郎明明質問李宣：「工廠煮飯燒柴有柴金，爲什麼要劈燒群眾的木器？」李宣不但不誠懇的向群眾承認自己的錯誤，反而一再表白說工廠是政府的，是替群眾謀利益的，並半吞半吐藉口自己不常在家，圖將錯誤推到學徒身上。但群眾事先早已查明此事係由李宣所指示，李曾說「這家逃亡地主是漢奸，紡織廠是政府的工廠，燒了怕什麼？」群眾非常不滿李的講話，要求紡織廠賠償損失，李宣卻還拿出「政府」如何如何的話來頂群眾。這時群眾吵吵成一團，一致要求先下他這[illegible]架子，重重處理他，李宣仍不接受群眾的處理，要求送交政府處理，這種目無群眾的態度更激起群眾的不滿，一齊上前將李宣綑起，管押起來。會後農會又派劉勞勞具體調查了紡織廠所損壞的木器數目，計有牆櫃、櫃盤、木窗、風門、抽屜等二十餘件及樑椽多根，廚子三扇，二日晚農會繼續開會，群眾首先查問李宣，窺毀了這部份傢具柴物出了賬沒有？是不是貪汚了？李宣回答說沒有出賬，是以改善了伙食，貧僱農劉廷茂指出：「八路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動群眾一針一綫，紡織廠故意劈燒群眾木器，改善自己的生活，破壞了八路軍及政府的名譽。」郎富貴批評李宣：「用政府的牌子壓群眾，是舊幹部的舊腦筋。群眾有責任也有權處理他！」貧農郎拉茂更進一步提出要查清李宣的階級，當很據李宣的報告判定了李宣係中農成份後，群眾又告誡李宣說：「雖然你不是地主階級出身，但你的錯誤我們是不能寬容的，因爲你不爲我們貧僱農辦事情，[illegible]我們，這是舊腦筋，現在世界不同了……」在群眾尖銳而誠懇的批評教育下，李宣坦白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至此群眾見李宣已經悔悟，非常寬大的處理了這個問題。僅要求紡織廠賠償一部份損失。（郁文）

讀者來信
從扣送財政處運輸隊長李仁世　建議各機關建立請假證明制度

編者同志：

財政處運輸隊長李仁世今年正月請假回家，騎回公家走騾一頭，一直到十月底，連騾子帶本人仍在家中，可是財政處也沒給地方上來信或派人嚴格追究。（一去十個月，請問財政處，你們是如何對待這個問題的——編者）李仁世家庭是封建富農，其父李五毅，據調查過去有土地三四百畝，出錢放債招聘僱人，現家有土地百餘畝。李仁世在家藉耀武揚威，藉上公家抖威風，濫用公家牲口。十一月七日永和縣公安局發覺追查時，他說：「有公事，有證據，有行署財政處首長的信。」叫其拿出來看時，他則一無所有。問牲口，則說是牲口送人走親還不在。因此我們當將他扣起[illegible]轉送財政處。

我們覺得在土地改革深入的今天，所有機關部隊請假回家人員最好能帶原機關介紹信及證明文件，寫明區、村、父名及假期等，向區縣領導機關接頭，這樣一則使縣區了解幫助，二則像李仁世這樣的事件可以早日處理。（永和公安局通訊組智岳、獻國）

九分區工作團
開除張毅趙源黨籍團籍

（新華社呂梁電）九分區工作團及臨縣城關各機關擴幹會，將階級異己份子張毅及蛻化份子趙源（女）清洗。張毅（原名張承斌）是前臨縣一區區書，一區軍家坡人，出身破產地主，三八年混入犧盟會，即爲他家回贖十三畝地，同年混入黨內，在神池三區當區書時，壓制群眾鬥爭大地主馬化璘；竊賞群眾鬥爭出地主之青苗二十多垧，把地主馬璉容、馬啓文任爲八角合作社經理與會計，剝削人民。在饑非與三官子賭寶樂時，誣賴三官子偷東西，逼其賣了牛賠白洋五十元，無法生活逃往敵區。我軍解放八角時，他乘機貪汚三千元白洋，作爲做投機生意資本。去冬調回臨縣後，對工作不負責任，大部時間和精神放在軍屬地主家業上。在家被群眾把他家訂爲破產地主，他對工作即非常不滿，到處說怪話。他在此次大會上仍詭辯，大會一致決議將其貪汚之財物全部退出，開除黨籍，交群眾處理。趙源（原名趙錄魚）係代縣西段村人，出身貧農（待查），據說爲臨縣縣委某副部長張贊元（現被扣押汾西）之妻，她參加城關工作團進行土地改革，因其夫是地主，與城關之大地主多係親戚，她就以工作團合法地位，與地主親戚建立親密關係，僅張善元家即轉移兩大包袱、六十九件細軟衣服。爲城關大地主薛子飬拍賣大衣一件，自取兩萬元爲佣錢。以銀票十五斤換薛子飬的一身泥子衣服。她所用之兩床毯子、門簾、皮箱等物，都從地主家裏拿來的。薛子飬被扣押後，她常去看他。分配她協助群眾查封大地主梁忠財產，即乘機竊取兩瓶自來血。在北街岢和洛後群眾罰萬生等三人私吞白洋十元、兩付手鐲。她生活腐化，經常[illegible]來往，群眾認爲她是「破鞋」。工作團對她多次教育，[illegible]幹部造謠，隨便給工作團上[illegible]，作風惡劣，決定開除其黨籍團籍，扣押公安局審查。（劉鍾陽）

貧農李蘭兆立場堅定
不上地主美人計

（臨縣訊）一區泥溝地主劉廷桂被扣後，指上十三歲女兒候乳，企圖拉攏鬥地主堅決的貧農李蘭兆。一天，輪到蘭兆看守地主，劉某說：「我女[illegible]一天就紡四兩綫，[illegible]你吧！把我保上。」蘭兆當即拒絕，後中農劉正厚、劉廷珍又勸說，蘭兆仍堅決不開，並在貧僱農會上揭出這事，大家說：「這是地主拉咱窮人的手段，咱貧僱農不和地主女兒結婚。」劉兩個中農，大家說：「中農和咱貧僱農立場穩，不要聽他們的話。」至此，地主陰謀完全失敗。（郭璠）

馬西努評稱：美獨佔資本家扶植日財閥重新侵略中國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莫斯科電台八日廣播馬西努評論，指出美國獨佔資本家正在扶植日本財閥，重新侵略中國，奴役中國人民。全文如下：以下三個消息差不多是同時傳出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合衆社記者引證官方人士的聲明，說美國務院、陸軍部和其他政府機關現時正在打算重新審查關於日本最大壟斷機構（如三菱、三井公司）的問題；在第二天，就是十一月二十八日，紐約批界評論雜誌登載了東京通訊，其中說麥克阿瑟將軍的經濟顧問，正在準備着對日本的馬歇爾計劃；經過五天後（就是十二月三日），倫敦廣播電台引證美聯社由上海傳出的消息，說中國（蔣）政府贊同了和日本恢復貿易關係，並將於最近派遣一批經由政府允准的商人到日本去。差不多同時出現的這三種消息，並不是偶然的，因爲日本財閥問題，中、日貿易關係問題及美國對日計劃問題，是彼此密切聯系着的。

如果考察一下日本壟斷組織的發展歷史，局部的如三菱、三井發展的歷史，就不難發現他們的發展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他們的財富的來源，是對亞洲和遠東各民族——並首先是對中國人民實行經濟和軍事侵略及殖民地的掠奪，他們是日本帝國主義之後台老闆，他們武裝了日本的軍隊，並支持日本侵略中國。日本財閥，利用軍事力量來奪取供給原料和銷售商品的中國市場，把中國變成日本的殖民地。第二個特點，就是日本財閥如果沒有美英獨佔資本家的幫助，他們是不能壯大起來的。在中國擴展其侵略的日本康采恩與倫敦及紐約之間，是有着許多綫索的，一九三四至三五年，在日本的外國資本家借款及投資共有二十三萬九千七百萬日元，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屬於美國摩爾根獨佔資本集團與英國獨佔資本集團的，美國資本會財不斷的用力鼓勵與支持三井、三菱等獨佔公司，這些公司是日本財閥向遠東及向滿洲和華北實行掠奪的機關。摩爾根和其他美國銀行家對這種事業，支付出了九千萬的貸款。摩爾根銀行和公司，在一九二四至三零年，爲美國在日本發賣國債。摩爾根的勢力範圍所屬美國電氣總托辣斯，差不多壟斷了全日本的電燈泡製造。中島飛機製造廠在一九三零年，從美國得到了貸款。摩爾根、尼德托拜茲投資和日人經營了一個巨大的汽車製造廠，這個工廠用來裝製汽車的零件，差不多都是由美國運來的。美國獨佔資本家參加了日本煤油的製造廠。美國公司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加緊準備大戰時期，展開了這種建築工作，在毫無電力的區域，它們建築了巨大的發電廠，這都是由三井康采恩與美國美孚公司聯合的合組企業。

美國獨佔資本家這一支持日本的行動，其目的即在幫助日本帝國主義向遠東實施其野蠻的侵略政策，及幫助日本侵略中國。據一九三四年六月底大阪新聞報消息：摩爾根的好友銀行家內門特，在其和日本駐美大使的談話中，同意日本的觀點，向中國實行軍事行動。密勒氏評論週報在評論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一個消息說：摩爾根銀行支持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行動，該雜誌指出摩爾根在財政上幫助日本對滿洲的侵略，並着重指出摩爾根同意挑起遠東大戰，幫助日本建設軍事工業，和掠奪朝鮮、滿洲及華北。發財致富的美國獨佔資本家，在那時企圖和日本獨佔資本家瓜分中國，並使其侵略蘇聯。世界評論雜誌在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所說「對日本的馬歇爾計劃」，實際上不過是美國獨佔資本家舊政策在新基礎上的繼續。在以前，美國獨佔資本援助日本財閥的目的，只是想以日本財閥的行動，使中國變成美日共同的殖民地。

因此，據合衆社消息，美國務院陸軍部和其他政府機構現時在重新審查關於解散日本大壟斷組合（如三菱、三井公司）問題。該通訊根據官方人士消息，繼續說：主要問題，在於使三菱、三井組合及其公司繼續活動，同時，不叫他們直接管制日本，把對日本的管制，操在美國資本家手中。這種主張是鄙明的，三菱、三井組合乃是美國對中國和遠東實施殖民地政策和奴役中國的有經驗的同伴，讓他們在美國資本家命令下活動，這就是馬歇爾計劃中所謂援助復興日本的計劃。

怒火燒過沙河南岸 數百萬人民分糧均地

（新華社豫皖蘇前綫十四日電）怒火燒過了沙河南岸，商水、上蔡、項城、汝南諸縣新解放區數百萬人民，分糧均地武裝自衛的翻身運動，風起雲湧。自十月二十三日解放軍攻克周家口及商水縣城後，各地蔣匪即聞風逃竄，蔣記縣區鄉統治機構土崩瓦解，沙河南岸的人民，迅速的燃起了反抗復仇的怒火。

解放軍進駐商水城南胡莊的第二天清早，全村男女老幼拿着布袋，湧進了保長地主胡玉朗的黑漆大門。一個王大娘瘋了似的叫着：「還我兒啊！」奔進了浪濤似的行列。她兒去年被胡玉朗抓去，給蔣匪當了砲灰。當羣衆把胡玉朗從床底下找出時，立即響起一陣憤怒與歡快的狂呼：「胡玉朗，你也有今日啊！」胡玉朗長時搜刮的民財，一會兒即重歸受害者所有。

午飯後，鑼聲一響，全村人民聚集一場，焚毀胡玉朗的舊文契，佃戶當場報出地畝。一個佃戶收回他十二年前押給胡的十五畝地時，他高興地喊着：「眞是土地回家了啊！」

在立盟宣誓大會上，農民們把「窮人會」改名爲「翻身會」。

人民翻身運動隨着解放軍勝利攻勢的擴展，迅速向平漢路東側和淮河北岸蔓延。在十月二十六日解放軍打下上蔡城後的第三天，城東蔡溝等數十村鎮二十餘萬農民，就鬥倒了一百十四戶地主惡霸，分配了一百五十萬斤糧食，僅是劉樓等四村一百零五戶貧僱農，就分到一千七百畝土地，組織了十七個貧農小組。農民這種迅速突然的行動，打得蔣匪土劣措手不及，上蔡縣周莊惡霸地主周景臨化錢當了蔣匪縣政府司法科長，仗勢欺人，殺人如麻，這天正當他設筵唱戲爲其母祝壽，五百餘農民就闖進了他的大門。

農民們分得了勝利果實後，便在「窮人一條心」「聯合起來力量大」的口號下，紛紛組織和擴大「翻身會」「貧農會」，立盟宣誓，堅決反對地主倒算。商水宋莊農民並組織保衛團，扛起土槍土砲，實行武裝自衛。

翻了身的農民更加熱愛解放軍，許多農民趕着大車，獻送解放軍，爭着爲解放軍當嚮導，解放軍傷員所經之處，羣衆殷勤照拂，待如親人。

現在沙河南岸縱橫三百多里的平原上，愛國民主政府的政令通行無阻，豫皖蘇解放區第四專署已經正式成立了，各縣區鄉政權也正在廣大翻身農民的擁護下，紛紛建立中。

澈底平分土地與婦女工作的任務

鄧穎超

（1）要以土地改革爲中心，使婦女工作與土地改革結合，婦女運動與農民運動結合，兩者密切結合，可以相互推動，相得益彰。農村勞動婦女與其他農民同受地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具有共同的要求，共同的利害，因此，在各地進行澈底平分土地的運動中，發動農民羣衆時，必須同時發動農村勞動婦女羣衆，不應有先男後女主從之分，更不應有捎帶一下利用一下的做法，或以落後、囉嗦、麻煩、討厭、困難種種藉口，即放棄或避開深入發動廣大貧僱農婦女的工作，使婦女工作陷於自發自流的狀態。

（2）在發動與組織農村婦女羣衆時，要以貧僱農婦女爲骨幹，團結中農婦女，貫澈羣衆路綫於各方面。過去農村婦女工作中的階級觀點與階級路綫，是長期模糊的，實際是在中農以上的地主富農婦女中兜圈子，浮在上層包辦代替，因而脫離了農村基本婦女羣衆。今後必須糾正這些錯誤，應深入貧僱農婦女羣衆中去，不倦的耐心地進行工作和她們打成一片，熟悉和了解她們的痛苦與要求，衷心爲她們服務。首先從老壯年婦女入手，可採用翻心、訴苦、劃階級、追窮根、比苦、比光景、比日子等方式，啓發她們的階級覺悟，使她們與地主富農分清界綫。在運動中，更要特別注意培養與提拔婦女積極份子，去參加各種領導工作。同時在農民與婦女羣衆中，更廣泛地宣傳和解釋土地法大綱，並切實貫澈這個大綱，眞正做到婦女與男子一樣分得土地，並有所有權。在分配浮財時，要注意男女及家庭之間的不同需要，使婦女從喜愛浮財提高到對土地的興趣，從個人的要求出發，提高到對整個階級利益的認識，同被壓迫的全體農民團結在一起，去消滅共同的敵人——地主階級。只有這樣，在平分土地的運動中，才能使千百萬婦女羣衆勇敢的去進行消滅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達到經濟上政治上的澈底解放。

（3）在鄉村中，工農貧民婦女，應按各人社會成份，吸收她們加入貧農團、農會、合作社及互助組、識字組中，鄉村婦女聯合會應在農會統一領導下工作，農會可設婦女部（亦即婦聯會），在農民代表會及其委員會中，必須注意吸收婦女的積極份子參加。婦女會員編組的方法，無論是與農民混合編組或單獨編組，可依照當地情況，與農民及婦女羣衆商量選定，但不管採用何種形式，均應注意給女會員以同等鍛鍊的機會，提高她們的政治覺悟和工作能力爲原則。農村婦聯會倘未加入農會者，應即加入，並審查婦聯會的會員的成份，淘汰地主富農份子。

（4）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地方，應以全力發動和組織廣大勞動婦女參加生產運動。婦女在生產與支前中，過去曾作了巨大的貢獻，如有些地區爲了供應部隊作戰時的給養，婦女們磨麵碾米，每天達數十萬至百餘萬斤，爲了解決野戰軍服裝的需要，冀南的婦女於一個半月內，提早完成了八十萬疋布的供給。在山東、太行某些地區，今年的春耕主要是依靠婦女完成的。現在戰爭規模日益擴大，大批的青壯年男子不斷上前綫，因此，婦女在發展生產、支援長期自衛戰爭與取得最後勝利上，負有光榮的任務。爲此，需要進行許多有系統的宣傳組織工作。在生產方面，應以組織婦女參加農業勞動爲主，並根據各地的條件，發展各種副業及手工業，尤應注意進行組織婦女學習各種生產技術，特別是農業技術的訓練。要善於組織農村的勞動互助，打破婦女下地爲恥及纏足等各種阻礙婦女參加生產的習俗，以便大量的發展生產，適應支援戰爭的巨大需要。各種支前工作，也需要更好的組織婦女參加。在各種工作中，都要以婦女羣衆的自覺和自願爲原則，糾正強迫命令的作風。

（5）在土地改革的過程中及完成以後，發動人民羣衆進行民主運動時，必須發動婦女羣衆積極參加，以便更廣泛地進行改造民主政府、羣衆團體及黨的各種組織與幹部，以及反對官僚化份子的鬥爭，使民主運動的發展能夠達到更大的深度和廣度。同時，依照男女平等及民主自由的原則，實現婦女應得的各種民主權利，並應切實注意提拔工農貧民婦女中的積極份子，參加各級民主政府、羣衆團體及黨的各種工作。各級黨委及各種組織的領導機關，要經常對他們進行最關心的幫助與培養，訓練她們的辦事能力、生產技術及提高她們的文化和政治水平，以便在大批男子不斷走上前綫的情況下，婦女能夠代替男子，在後方進行各種工作。

應在發動婦女積極參加整個羣衆的土地改革、生產與民主運動中，有意識地注意逐漸解決婦女本身的各種問題（如强迫包辦婚姻以及限制婦女參加社會活動自由的一些封建習俗），不要使婦女運動離開了整個羣衆運動。即是說，在整個運動過程中，要打破封建制度殘留在婦女方面的壓迫與束縛，以及宗法社會遺留下來的對婦女的舊規矩、舊道德、舊思想，使正在起着重大變化的婦女，在家庭裏、社會上的地位，能更加改進與提高，建立起新規矩、新道德、新思想。在進行這些工作時，應爭取農民的同情，各自來參加，並應在羣衆中進行長期的思想教育工作，以便澈底消滅封建制度的殘餘。

在兩年來的土地改革、生產運動與支援前綫的工作中，已經湧現出了新的大批的婦女幹部，同時，原有的婦女幹部中，也有一部份到農村參加了下層實際工作，但還還不能適應運動發展的需要。爲了各種運動更大的開展和需要，應有大批的女幹部去進行工作，我們號召一切可以下鄉的婦女幹部，應克服一切困難，深入到工農貧民婦女中去，堅持工作，並學習與鍛鍊。各級黨委對能夠這樣做的女同志，應切實注意培養與提拔她們參加各種領導機關，並支助她們解決各種困難，使她們能夠得到學習與改造的機會。而女幹部自己，更要在偉大的土地改革中，從人民羣衆的教育中，努力學習，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使自己能夠做一個善於爲人民服務、特別是爲最受壓迫的婦女羣衆服務的勤務員。

在全國土地會議上，曾着重的指出：以上各點能否澈底進行，基本的關鍵，就在於黨的各級黨委必須在領導思想上，有充分明確的羣衆觀點，重視婦女羣衆的力量，要克服婦女除外的觀點及輕視婦女的思想。領導機關應把婦女工作提高成爲全黨的任務，不應把它看成只是少數女同志的工作，每個黨員都要爲廣大勞動婦女服務，婦女工作不僅女同志能做，男同志也同樣能做，而且有些地區的事實證明，男同志只要克服了不能做婦女工作的一些思想障礙後，亦能做得很好。

從全國土地會議上的材料，可以看出，某些地區的婦女工作不僅有了新的進步，並且有了明確的認識。我們相信全國土地會議將成爲全黨婦女工作的有歷史意義的轉折點，今後在全黨努力之下，在全解放區土地改革的高潮及發展生產與民主運動中，婦女工作將要呈現一個新的面貌，包括婦女在內的廣大的勞動羣衆，將從一切封建束縛之下解放出來，並且更有力量更迅速地消滅蔣匪軍，在全國範圍內澈底推翻蔣介石的統治，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中國的澈底勝利。

法意工人取得了重大勝利
保加利亞步入新歷史階段

～～國際一週～～

法國幾百萬工人參加的偉大的總罷工行動，已勝利暫告結束。由於法政府頭子舒曼答應了給予罷工期間工人的生活津貼和增資等條件，總工會已通令全國罷工工人復工。意反動頭子加斯貝利則對羅馬納罷工工人表示了低頭，並「完全滿足了工人的要求」，使羅馬工人階級取得了重大勝利。

法意工人階級這一次轟轟烈烈的鬥爭，表現了如下幾個顯著的共同特點：第一、規模的空前巨大和嚴密的組織性。法國參加罷工的人數一度曾增至四百萬，這是戰爭結束以後工人運動史上的創例。在罷工鬥爭中，工人建立了中央罷工委員會，罷工後援委員會，在各罷工地區及工廠，又有糾察隊、指揮部等組織，因此保證了鬥爭的行動一致和必要的物資基礎。同時，在若干地區（如法國的馬賽、聖德田，意大利的米蘭等），有組織的控制甚至佔領工廠、交通綫、政府機關及城市。第二、強固的團結與堅持。在這次持續一月之久的鬥爭中，法意工人階級堅決反對了反動派及其豢養下的右派工賊的分裂政策。叛賣民族的法國社會黨和意大利基督教民主黨的工賊官僚們，會千方百計進行破壞，並組織了所謂「復工運動」，但這種分裂運動，終於在法意工人的一致唾棄下破產了。第三、鬥爭的勇敢與頑強性。法意工人階級在這次鬥爭中，堅決勇敢地反擊了反動政府血腥的武裝鎮壓，到處發生了流血衝突和「市街戰」，法國北部的煤礦工人在上萬的反動武裝部隊鎮擊下，始終控制了礦區，打破了反動政府利用工賊的復工企圖，馬賽的工人更使反動政府利用軍隊起卸貨物的圖謀破產，那不勒斯的示威者冒着槍林彈雨，赤手空拳的解除了全副披掛的軍警的武裝。法意的許多工人在與反動軍警的衝突中，不顧自己身上的創傷，在血泊中繼續鬥爭，尤其是意南部若干地區的農業工人，更拿起鋤頭步槍及一切可用的武器，抗拒軍警的鎮壓，使運動帶有武裝鬥爭的性質。

法意罷工鬥爭，說明了由於法意反動派緊決實行賣國獨裁政策，嚴重的經濟危機，不特無法緩和，而且日趨深重。法西斯復辟和喪失民族獨立的大災難已臨到全法意人民頭上，這兩國人民也已經不能繼續照舊生活下去了，他們在鬥爭中所表現的戰鬥性與勇氣，工人階級最堅定部份的果敢與英勇，表示法意人民已意識到並表現了決心，團結起來，死裏求生。這標誌着法意兩國的革命形勢業已存在，因此法意兩國要求保障生活條件維護國家獨立和自由的澎湃的罷工示威浪潮，雖一度因經濟要求的部份滿足而暫行結束，但在目前法國看來，這絕不說明鬥爭浪潮業已低落，而明示着更高的鬥爭階段即將展開。目前正美國帝國主義爲首的英美反動派，以圖支援法意反動派，用一切力量，扼殺法意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如人道報在估計這時的曾說：「在工人階級面前，尙有嚴重的危險，需要準備更尖銳鬥爭的到來。」這就意味着這次大規模的罷工示威鬥爭，一方面是法意工人階級對自己力量的勝利檢閱，另一方面，藉此教育了自己的隊伍與先鋒隊，進一步教育和團結廣大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並吸取經驗，準備未來的勝利決鬥。

這一週來另一重大事件，就是保加利亞新憲法的通過。季米特洛夫總理指出「新憲法之主要原則，爲一切權利屬於人民，並爲其利益而服務，私人資本之特權，及資產階級實行統治之任何可能性，已被完全和永遠的消滅，人民共和國行政上之領導權屬於工人、農民、手工業工人及自由職業者。」無疑的，新憲法標誌着保加利亞即將進入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歷史階段。同時，以保共領導的新聯合政府已經成立，這就保證了新憲法的順利執行。此外，東南歐新民主主義國家間及其與蘇聯間之團結，正繼續發展中，繼南保互助條約後，南匈十一日又簽訂了二十年友好互助條約，捷克與蘇聯，匈牙利與蘇聯，則又先後訂立了貿易協定與經濟協定。這些對保衛世界和平及復興戰後經濟，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蘇法、蘇英關係與英美法關係，也是一週來値得注意的問題之一。當舒曼反動政府懾於工人階級的反抗鬥爭時，在美帝國主義的指使下，即誣蔑蘇聯「煽動罷工」，甚至不惜驅逐法境蘇僑。此種旨在轉移和分裂法國工人階級鬥爭視綫和公開反蘇的陰謀，遭受了蘇聯政府的嚴正反擊，正式聲明停止與法國進行貿易談判，並勒令法國駐蘇撤僑代表團撤離蘇聯國境。法駐蘇撤僑代表團團長在其聲明中，已謬稱法蘇關係惡化情勢之造成，蘇聯不應負責。另一方面，美帝國主義則更進一步的，控制法國，這甚至引起了英國之忌妒，「隱秘地」阻撓美國「對法政策」。同時，英國又鑒於國內經濟危機之更加深重，美國之援助遙遙無期，於是不得不有求於蘇聯，英商務大臣威爾遜親赴莫斯科恢復與蘇的貿易談判，並在一切主要的問題的原則上獲得了協議。

外長會議，一週來繼續討論德國經濟原則問題。由於蘇聯堅持保衛波茨坦協定，並力爭迅速實現歐洲之和平，因此在德國經濟的某些問題上，得到了部份協議，但是關於賠償等關鍵問題，美英法仍力圖破壞雅爾塔、波茨頓協議，致使未獲得任何解決。値外長會議開會之際，德國統一社會黨於六、七兩日召開了「爭取正義和平與德國統一」的人民代表大會，到會代表兩千餘人，甚至西部佔領區的許多黨派與人民團體的代表，也不願英美法佔領當局種種阻礙與留難，仍冒險越境與會，在會上，大多數代表一致要求立即建立民主的中央政府，締結民主和約，保證德國政治與經濟的統一。會議並選出由十七人組成之代表團，要求出席外長會議，以申述德國人民上述正當的呼籲。這些呼聲，反映了德國人民的眞正意志，乃是對美英法企圖建立帝國主義和平的有力打擊。（八日至十四日）

波蘭各地工業 提前完成第一年計劃

（華沙訊）際此三年計劃第一年將告終時，波蘭各地工業紛紛傳來提前完成計劃之喜訊。本月三日止，波蘭煤礦工人即已超過全年計劃，超額採取之煤斤達一百萬噸。鍊鋼工業至本月四日爲止，已超過全年計劃百分之三，鍊鋼總量已達一百四十六萬一千噸。此外，金屬工業、腳踏車工業、捻練工業等，亦已完成全年計劃。紡工業方面，綢緞與服裝工業早在十一月一日，鞋襪工業早在十一月廿日，即已完成全年計劃。此項先期完成計劃之驚人成就，乃廣泛競賽之結果。連日以來，全國各報均以首頁刊載競賽勞動者之消息。煤礦工人布格多爾兄弟，因超過十一月生產數字百分之四百五十二，已成爲名聞全國之第一名勞動英雄。

誰願意把親生子女卡死？

——神木訪問記——

王殿武

神木城解放後，我們訪問了長期在蔣賊壓迫下的貧苦羣衆。並兩次救濟飢餓貧民和失業工人。

西頭道巷汪煥存今年四十五歲了，他是皮工出身，全家六口人，房無一間，地無一壠，經常過着貧困生活。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去他家裏時，汪煥存和他的婆姨正一面哭一面收拾救濟下的糧食準備去。他倆口哭的眼睛成了桃一樣大，我問他們哭的原因，他們更大聲地哭起來，就哭就罵着蔣匪。

汪煥存說：「我家是窮人，什麼也沒有，國民黨狗日的壞的亂不能說了，我這個人家受盡了蔣賊的壓迫。今年八月的時候，每天要我餓上肚子修工事去，我又沒有鐝頭，有一天，因爲借鐝頭，去的遲了一些，那個管理修工事的鬼東西王具才，不說長短，就拿水繩打我，我渾身疼痛，整整修了一天，直到上了燈很長時間，才放回來。」他還沒有說完，婆姨就接上說：「那沒頭和尙王具才把他大（我男人），打的回來躺了幾天才起來。」說着她又哭開了。她停住了哭聲，又大聲地說：「蔣賊軍今年秋天把城們壓住，不叫城裏的人出入通行，把柴水路也斷了，縣政府（指蔣匪縣政府）那些狗日的常開會，說八路軍殺人如剝草，不分男女窮富都要往盡殺，我們早就知道八路軍是爲窮人辦事的隊伍。」接着她又說：「你們來的太遲了，早來一個月我的孩子不用活活地往死卡！」我問她爲甚卡死孩子，她氣成了呆子一樣，過了幾分鐘以後，才恨着說：「因爲蔣賊軍壓迫剝削，沒吃沒穿，養活不了。今年九月初五生下的一個男孩子，活活地卡死！」她問我：「誰家願意把親生下的兒女卡死呢了」又說：因爲生活沒辦法往死卡兒女的還多哩！你們來的太遲了，再遲來一個月，我們全家都得往死餓！」停了一會，他又說：「八路軍眞是咱窮人的隊伍，政府（指我民主市政府）的同志都不賴，你們來了二十幾天，沒聽見打罵過一個人，還要救濟我們，也[illegible]的老百姓，眞是太好了。你們來，我們說話也膽大了。」聽了汪煥存夫妻的哭訴，我們又到了釘鞋工人李有應的家裏，他家只有三口人，今年正月，女人生的一個男孩子，因爲生活沒辦法，養活不了，也活活地卡死了！正在談論中，[illegible]來了潘明厚的媽，她說：「同志，苦事太多了，一言說不完，我家去年九月[illegible]的個孫女子，還不是因爲沒吃的卡死嗎？」七天的時間，我走訪過六十二人家裏，就有三個孩子被生活壓迫而被親生父母卡死。這就是蔣匪統治下人民的生活慘相。

狗地主剝削成性

丁爲長

梁家會區政府，派了三個人，地主郭保池，富農白秉仁、貧農白向盛到第一後方醫院院部修砌爐灶。早晨吃飯的時候，看到一個鬼頭鬼腦的人到炊事員那裏去打柴。「柴打過了，爲啥還要一份呢？」打柴的老高很生氣地這樣問着。於是他低着頭悄然地離開了盆。我從此注意了他，叫來才知道那就是地主郭保池。

吃完飯，他們開始勞動，三個人中間的分工是這樣的：貧農白向盛挑水，富農和泥；而地主郭保池却將兩手插在棉襖裏，踱着方步，發號施令；拿起泥板在磚上摸幾下，屋頂沒有煙囪，地主郭保池却想了一個妙計：將到秘書室的屋頂上，將個川陶土燒得現成的煙囪搬了去，接在自己所修的爐灶上，秘書室的爐灶馬上在屋裏冒煙不能使用。沒有煙囪，自己不動手來做，竊取別人的勞動果實，來敷衍塞責。

從這幾件小事裏，充分看出地主階級剝削成性的本質。

劉伯承南下記（六）

立煌戰役

立煌是在八月三十日失陷的。二十九日，商城之共軍第三縱隊約二萬餘人，由立煌四[illegible]……可，但雖屬山地，[illegible]叢山峻嶺，[illegible]……保安四八旅之一陣，[illegible]兵力……保安團[illegible]及保安總隊……程大隊長……以南高山……守老省政府及中山紀念堂……金家寨（即立煌）打了一天……[illegible]就失了，而守[illegible]來，失去了聯[illegible]共軍乃開始……[illegible]

傭工苦

李少言

（一）被地主逼得空手出門

興縣任家塔有個貧苦農民叫高萬成，僱了三十多年的工。民國二十七年的一天，三十七個賬主來到他的破窰洞，像一羣瘋狗，擁了滿滿的一窰，向這個窮光蛋逼要他老爺爺手裏欠下的債務，其中只四任家裏付任勝十一家，就說高萬成老爺爺手上欠了四十二吊錢，一百二十多石三斗[illegible]。還債[illegible]呢！他給這一堆瘋狗磕了頭，把自己僅有的一眼窰和所有的瓶瓶罐罐，甚至於碗、筷，都被奪去，給了這羣狗地主，一家老少哭着，空手出了家門。

（二）八元的利錢頂了八年的工

任家塔的高明，在他爹[illegible]……

……長支了地主八年的工錢。以後又給這地主作了八年工，都是頂的這八元本錢所生的利錢，一直到新政權建立後，才結束了這一筆無底的債務。

（三）不到半夜雞兒鳴

[illegible]十來歲上，就給白家里[illegible]富農黃家[illegible]傭工。常常不到半夜，這個吸血鬼就起來叫雞兒鳴[illegible]了，長工起來到了地裏半夜以後，天還不亮。一次，烏黑的天連路也看不見，狼在山溝裏亂叫，嚇的這個十來歲的娃娃，連錢也沒敢要就跑了。